

顧祝同回憶錄 (一)

顧祝同遺著
顧錫九校註

編者按：顧祝同上將生前所撰回憶錄（墨三九〇自述）印行冊數不多，僅贈送親朋好友作為紀念並未普遍發行，原著尚有錯字未及更正，顧上將逝世時，有某刊未得其家屬同意逕行轉載，後雖停載，但所刊出部份，錯字未改，以訛傳訛，竟有人說顧上將自述前後矛盾，如「我的童年」一節前段說：「民前十五年……十月光景；由顧家莊……轉往鎮江……」。後段竟說：「是年二月當我們返抵家園後……」。是年為翌年之誤未改正顯見文句前後矛盾，頃承顧上將族弟顧錫九將軍蒐集相關史料，提供珍貴圖照，詳徵博引，加以校註。顧錫九將軍畢業軍校四期，在顧上將麾下服役二十餘年對於顧上將生平，知之極稔，由於他的校註，當使中外人士對回憶錄中的人與事，更能獲得全貌，故請讀者特別注意。

童年生活

我的故鄉 我是民國紀元前二十年（遜清光緒十八年壬辰）舊曆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三年一月九日，出生於江蘇省漣水縣東北鄉的四興集。

漣水之名，始於隋代的初期。到唐代的時候，才正式設置漣州；宋時，又改為漣水軍，其後廢州為縣，接著又改為安東州；明初再改為安東縣，清代仍沿明制，為安東縣；民國成立，再改為漣水縣。漣水縣境，南北長約九十里，東西廣約二百三十里；南與淮安以淤黃河為界，西與淮陰，西北與流陽，北與灌雲相接壤，東北則瀕臨黃海，東與阜寧相毗鄰。四興集離漣水縣城約六十里，在阜寧佃湖鎮的西北約九里，舊稱顧家莊。自從黃河奪淮（註）以後，由於河水泛濫的結果，沿著淤黃河各鄉土地，都被河沙掩蓋，根本無法耕種，鄉農必須先將黃沙挖除淨盡，現出原來的黑土，或將黑土翻蓋至黃沙的上面，才能種植高粱或麥類農作物，俗稱為「翻黑土」，這

份工作是十分辛勞的，因此，我們故鄉的農家，大多是十分貧苦的。一般鄉民，有田地的大多自家耕種，如果自家勞力不足，則將田地租佃給他人，稍有餘力則課子弟讀書，半耕半讀的也頗不乏人，真可說是一個耕讀相傳的農村社會。

註：黃河下游，易於淤塞，易於決口，從夏禹治水，前後一共改道六次。顧上將所指的「黃河奪淮」，是其中的第五次：宋光宗（公元一一九〇——一一九四年）時，黃河在河南陽武決口，流往山東梁山泊，再分為二。一派由大清河，也就是如今的黃河入海處入海。一派由今之泗水，經過山東而注入淮水。根據顧上將所述，可見得從那個時候起始，淮河一帶就已經變得地瘠民貧了。

我的家世 先世原籍江南蘇州，自何時遷居漣水，已無確實考證。先曾祖映南公，諱天時，為人慷慨，有至性。當先伯曾祖南薰公不幸中年在漣水縣城棄世的時候，先伯祖永寬公才不過五歲，且又多病，映南公以長兄僅此一子，乃自縣城負之返回鄉間，以便照顧，途中又適遇靈雨

，涉水數十里，雙足俱腫，從此撫養教誨，以至成人，族黨無不稱道。映南公娶先曾祖母房太夫人，生先伯祖永清公，先祖仲才公，諱永茂，及先叔祖幹臣公，諱永貞，兄弟共三人。先祖仲才公，早年攻讀，竟致兩耳患重聽，娶先祖母楊太夫人，當時先祖母年方十九歲，而先曾祖映南公已謝世，又六年，先曾祖母房太夫人亦棄養，家政遂全由先祖母楊太夫人操持。先祖仲才公身體素孱弱，三十以後又因於濕疾，臥床不時起，年四十一竟捐館舍。時先嚴蘭亭公諱芝田，及先二叔良田，都尚孺弱，三、四兩叔更年幼，祇先大姑年稍長，已適徐靖生姑丈。先祖母以寡母孤兒，獨負家庭教養的責任，這時候，她所遭遇的困難，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幼時嘗聽先祖母談及，我家原有良田百數十畝，大別為兩類：一是基地，供建屋種菜，一是農地，供種植麥類或雜糧，但傳至先祖以下，田地已愈分愈少。因此，先祖母自析炊後，由於家中丁男年幼，乃將田地分租與他人耕種，自己只種一些蔬菜，而專心課先嚴從師攻讀。記得我家

客應供奉祖先神位兩旁，有一副對聯，文曰：「光前善法忠和孝，裕後良圖讀與耕」，這種耕讀生涯，正是我家當年的一幅寫照。

先祖母對先嚴課讀最嚴，寄望亦最殷，但先嚴却因頓場屋，屢試不售，於是不得不以館課所得，挹注家用。及至先慈張太夫人來歸，第二年我出生後，我家才顯現了一些生氣，因此，先祖母對我也特別鍾愛。

我的童年 是我六歲的那年，也就是民前十五年的冬天，大約是十月光景，先祖母楊太夫人率同先嚴慈與我們全家，由顧家莊先到漣水縣城，轉往鎮江，探望先大姑母。當時先大姑丈徐靖生的家，住在鎮江丹徒縣屬的大港鎮。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遠離家鄉，由江北到江南，也是我家第一次遠行，沿途步行、坐鷄公車、乘船，這一切對我，自然都是十分新鮮的。記得有一天坐鷄公車（註），行三十多里，晚宿淮安縣北的欽工鎮，到時天還未黑，我與鎮上兒童一同遊戲，由於自己年幼，又是初次出門，等到想回去的時候，竟不知歸宿何處，只有躲在僻處哭泣，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深夜，才被焦急萬分的家人找到。這是這次遠行給我的第一個經驗！

註：鷄公車是一種木製單人單輪手推車，車在前，人在後，兩旁各有支架，可供客坐，亦可載貨。盛行於大江南北各城鄉，相傳即為諸葛亮所發明的流馬。語見：「事物紀原」：「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民間謂之江州車子。」我們到漣淮安後，改乘大木船，沿運河南下

，經揚州、渡長江，大約六七天時間，才行抵先大姑母家，直到過了新年，才又隨先祖母等同返漣水家鄉。在鎮江期間，先大姑丈曾挽留我，住在他家讀書，由於先祖母對我鍾愛獨深，終未見允。我雖未能留在鎮江，而此行增廣見聞不少，這對我以後隻身離家背井，在外讀書，自然很多啓示。其後先大姑母不幸因難產去世，先大姑丈亦因考場屢試不售，終於厭棄塵世，入山修道，不知所終。

是年二月（按九十自述是年二月係翌年二月之誤），當我們返抵家園後，先祖母楊太夫人由於途中辛勞，即罹患傷寒，臥病一月，幸賴先叔祖幹臣公，親為悉心醫治，並由先表叔祖房公九齡所開設的藥舖，提供藥材，才終於告痊。這一年春天，我們漣水鄉間，傷寒傳染，俗稱春瘟，因此病而死的不知多少。先叔祖幹臣公因得先叔曾祖天保公所藏醫書，從師潛心學習，遂精岐黃之術，平時為人診病，不收診費，在這次春瘟流行時，更活人無算。而先祖母病終能治癒，對我家關係尤為重大，因自先祖仲才公去世後，所有操持家務，支撐門戶，督課兒孫，這一切因心衡慮的事，都全賴先祖母一人，所以這實在可以說是我家命運興替的一個重大關鍵。

民前八年，也就是我十三歲這年秋天，九月二十九日寅時，先慈張太夫人在家，忽以狹心症去世，享年三十六歲。當時，我隨先祖母楊太夫人探視親戚，住在親戚家，約離家二十多里，晨間約八時左右，接到這不幸的消息，於是立即隨同先祖母返家奔喪。我自幼雖一直因為先祖母以

長孫鍾愛獨深，也一直隨先祖母生活，但猝遭母喪，自更感到無限的悲慟！二弟濟潮，當時才六歲。從此，先嚴仍在外課館，而家務更全由先祖母操持。這年冬天，我的腦後生疽，雖不久即告痊癒，而先祖母終日抱持，也更益加疼愛。

私塾讀書 我自七歲那年春天，由鎮江返回漣水鄉間後，即隨先叔祖幹臣公啓蒙讀書。先叔祖幹臣公諱永貞，後因參加科舉考試，聽信星相家的建議，以五行缺火，改名燮廷，別號理之。先叔祖早年失學，至十六、七歲時，才開始用功讀書，由於天性好學，除在縣城從師附讀兩年外，其餘都在外課教生徒，先後在石湖等地設館，且教且讀，因此教學相長，頗有所成，可惜也因頓場屋，迭試不中。及至先叔驥雲公諱龍田出生，聰慧異常人，年十六舉秀才，明年，驥雲公以生員應科考，幹臣公親為送貨斧，去府城，恰值童試前夕，親友強先叔祖入試，竟一舉中秀才，當時幹臣公年已四十二歲，一時族人傳為美談。

我初入幹臣公私塾，每天先描紅習字，做文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樓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文詞雖無多大意義，而對蒙童習字、識字、識數與讀韻，都有極良好的效果。描紅後講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類文字，當時讀來雖然不盡瞭解，而音韻鏗鏘，朗朗成誦，直到今天，還能記憶不少。

我隨先叔祖幹臣公讀書，自我七歲起，至十三歲止，已將四書、五經，全部讀完，前後共六年。十四歲那年，也就是民前七年春天，幹臣公得了瘟疾，稍瘳，其後背部又生疽，在現代醫學

中 上，也許就是癩症的一種。我們一直以爲幹臣公
外 自己精通岐黃，他也一直自己醫治，在鄉間，我
雜 們都對他具有信心，但他却終於不治，享年才五
誌 十二歲，當時先叔驥雲公也才二十六歲。

求學時期

養正小學 先叔祖幹臣公逝世後，我差不
多輟學半年，才在十五歲那年，也就是民前六年
進入離開我家約六里左右龍背村的養正小學，繼
續我的讀書生活。

先是清光緒二十八年，也就是民前十年，清
廷改各省書院爲學堂，令各省設大學，府設中學
，州、縣設小學，於是我們漣水縣也在縣城創辦
了一所高等小學，凡秀才、舉人都可以入學，三
年畢業，其資歷相當於原來的廩生。先叔驥雲公
即首先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在學兩年，再投考南
京寧屬師範學堂，業經錄取，還未及入校，而先
叔祖幹臣公逝世，家務無人主持，遂使先叔驥雲
公無法繼續升學。因此，先叔驥雲公乃返回鄉間
，與張、賈、盧等幾姓地方士紳，商量創辦一所
小學，校址即設在龍背村，以薛姓士紳空屋爲校
舍，凡週圍二十里左右人家子弟，都可以入學攻
讀，這就是我們鄉間第一所學校——養正小學，也
是先叔驥雲公爲家鄉辦學服務的開始。

進入養正小學後，在校修讀國文、歷史、數
學、圖畫等科，共修讀兩年。至十七歲那年，也
就是民前四年的春天，便考入縣城高等小學，繼
續攻讀。

高等小學 我在縣城高等小學肄業的時間

，自民前四年春天入學，到民前二年進入南京陸
軍小學止，約共兩年。初入學時，堂長——也就是
當時的校長，是朱雲舫先生，他是一位拔貢，對
於學校教學和管理，十分認真。

當我十八歲那年，也就是清宣統元年——民前
三年的冬天，高等小學接到縣署轉奉兩江總督的
命令，招考江蘇陸軍小學第五期學生，規定各縣
保送學生去南京應考。漣水僅有一所高等小學，
我由堂長朱雲舫先生告知，保送我參加考試，經
將我的年齡、體格、成績、身家及三代功名等各
項資料備齊，就著手準備前往應試。當時與我同
時獲准保送的，還有一個同學張健，經由縣署直
接向南京陸軍小學保送的，就是我們兩人。

明年——民前二年正月，我前往南京，參加陸
軍小學入學考試，住在花牌樓大吉祥旅社。這雖
是我第一次隻身離家遠行，因係應考陸小，心情
十分愉快。考試共分兩場，每場都考國文與數學
，再經口試後正式錄取。數學因我在高小已修過
四則題——加減乘除的應用題，答來較爲輕易。國
文第一場題爲「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我與
張健兩人，均獲錄取；第二場題爲「執干戈以衛
社稷」，張健被淘汰。口試時，主考官爲候補道
學堂提調顧琪（花巖），見我亦姓顧，似乎十分
關愛，榜發，我被錄取。

記得我去南京投考時，親友間不少反對的意
見，而我志切報國，對投身軍旅，嚮往已久，故
堅決此行，這實在是我一生獻身革命的第一個關
鍵所在。

陸軍小學 是年三月，我報到入學。當時

陸軍小學堂長許葆英先生，是日本土官學校第一
期畢業，監督爲黃瑞蘭先生，提調爲顧琪先生，
這是學堂三位主要負責人。校址在南京小營，自
光緒卅一年——民前七年建校，每年招生一期，每
期一百二十人，分編爲三個排，每排四十人。在
校課程，除簡單軍事學外，約相當於今日高中課
程，有國文、本國史地、代數、物理、化學、修
身、圖畫及外國語文。外國語文有英、法、德、
日四種，我選讀法文。

學校師資都極優秀：猶記國文老師駱繼海先
生，綽號駱駝子，花牌樓一帶商店招牌，大都出
自駱先生的手筆；歷史老師李邦壽先生，即洪蘭
友先生的岳父，揚州鄉音很重；地理老師是繆荃
荪先生，修身老師是張業先生。我各科成績，平
均都在八十分以上，因有許多課程在小時大都
讀過，所以讀來並不感覺難，只是圖畫一門，使
我最感煩惱，即使畫一頂軍帽或一把刺刀，我亦
畫得不好，以致總成績必須以國文、歷史等較爲
艱難的課程分數來彌補。

學校課程，每日仍以學科爲較多，上午三小
時，下午兩小時；術科只一小時半，第一學期都
是徒手操，每二學期才有操槍課程，這些課程都
由隊上官長負責。當時在校學生共有三期，分編
爲三個隊——第三、四、五隊，也就是每期一個隊
，我屬於第五隊。

平時學校管理，十分嚴格，宿舍每排房屋住
十八人，房間中央置床鋪，相對各九張，一邊有
櫥櫃放置衣服。每晨排長檢查，如床上被蓋摺疊
不整，櫥櫃內衣服放置不齊，都將受到處罰或被

禁足。假日八時出校，下午六時返校。出校時服裝必須整齊，冬黑夏黃，皮鞋、銅扣都必須全部擦亮。由於學生年輕健壯，精神飽滿，在街上大都步行，不肯坐人力車，就是坐車時，也必挺起胸膛，目不斜視，因此，每經過小營制臺衙門到大行宮時，頗為沿途市民所稱羨。

在校同學，情感都很好，同鄉觀念也很重，初到校時，即有先期同鄉同學，約我們出校遊玩，友誼都十分濃厚。我每逢假日，就常與第三、四期連水同學蔣師武、陸桂芳兩人，相約至花牌樓小館子，只花兩毛錢，吃鍋貼餃子，同出同歸，頗有樂趣。

武昌起義 辛亥年秋天，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陸小宣告解散。當時在校同學有第三、四、五期，共約三百人左右，第三期在年底應屆畢業，對軍事學已有初步基礎，因此有少數同學前往武漢，直接參加革命；第四、五期同學年事較輕，學識經驗都還不够，大都返回自己家鄉。我與第四期泗陽同學韓德勤，由於家在蘇北，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所以不願回鄉。九月初，兩人離開學校，乘火車至鎮江，擬轉往淮陰。當時清軍蔣雁行的第十二混成協發生兵變，搶了清江浦，我們剛到淮陰，住在同學方鵬舉家，朱伯符先生（馬樹禮的岳父）時為江北公學堂長。我們既不能回鄉，恰遇同鄉張大卓、徐再廣，他們因為同鄉臧在新受鎮江都督林述慶（註）之命，任北伐軍先遣支隊司令，率同志幹部多人，由鎮江前往淮安，成立支隊司令部，我遂與韓德勤等同往相助，我初任臧部差遣。原來蔣雁

行為江北都督，他所擁有的第十三混成協，兵力約兩個團步兵及其他輜重、工兵等特種部隊，實力還相當雄厚。我們奉令與革命同志韓恢等負責策動北洋官兵，韓恢為炸彈隊隊長，我與韓德勤等為隊員，曾以白毛巾包洋鐵罐，偽裝炸彈，隨隊出發，謀炸蔣雁行，蔣見大勢已去，乃慌張逃逸，蔣部官兵，因此大多為我所有。臧在新在這時擴充部隊，成立一個旅，分編為兩個團，自兼第一團團長，而以其同事張大剛為第二團團長，我由此受任為排長。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參加革命行動。

註：蔣雁行，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赴日習軍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和清末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與「奉旨會同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的滿人鐵良等是同期同學。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學成歸國後，奉派在陸軍部服務。宣統三年（一九一）方始派充新軍第十三混成協協統（旅長）。林述慶，福建福州人，任清末新軍第三十六標統帶（團長），駐紮鎮江。武昌起義，林述慶立即響應，被推舉為中華民國鎮江都督，促成揚州獨立，率部往援南京，厥功至偉，後為袁世凱誘往北京加以暗害。

民國成立 國父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鎮江都督林述慶進駐臨淮關，先遣支隊亦進駐徐州，準備北伐。我們的部隊，奉令改編為第十八旅，屬陸軍第九師，師長為冷禦秋（適），以林述慶的福建同鄉張信為旅長，臧在新為第三十五

團團長，王志剛為第三十六團團長，我仍在第三十六團任排長，營長為陳雲衢，連長為徐東甫，徐是淮安人，陸小第一期畢業同學。我的一排住在徐州雲龍山下一個姓張的住宅內，院宇很大。

陸小復校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為了收容陸軍小學的學生，在南京成立了一所臨時軍官學校，韓德勤即先回南京就讀。我因辭職未准，以致仍留徐州，擔任排長，部隊雖已稍上軌道，而自己總認為如此下去，終究沒有多大意義，亟擬返校。直到民國元年七月，南京陸軍小學，才正式復校，我也堅決辭去排長職務，返京續學。

復校後的陸軍小學，由於部份同學已在外就業，因此原有每期同學一百二十人，而第四、五兩期返校同學不過八十人，遂合併為一期。我便與韓德勤同屬一期。這時風尚，大家多使用單名，於是韓德勤改名韓韜，我也改名顧韞，直至後來進入預校時，才奉陸軍部的命令，必須恢復原名，因此才又改成現在的名字。

二次革命 我在陸軍小學繼續攻讀，至民國二年夏天畢業。按規定，原應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肄業，但光復後，第四中學已停辦。七月，二次革命爆發，李烈鈞（註）於十二月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國父通電各省一致討袁，黃興於十五日入南京，宣布獨立，並組織討袁軍，成立南京討袁軍總司令部，設總部於兩江總督府內，不久，各方討袁軍形勢不利，黃興離去，總部遂由本黨報人何海鳴同志主持，而以錢通為衛戍總司令，我與韓恢都進入衛戍總部工作，我任總部參謀。

註：李烈鈞，字協和，江西武寧人，幼習武術，日本士官六期畢業，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歸國，初任江西新軍管帶（營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赴昆明，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宣統三年（一九一）夏，奉派北上參觀直隸永平秋操，武昌起義，立即趕返江西湖口，糾集舊部宣告獨立，被推舉為江西督軍。

當時，北洋軍閥馮國璋的女婿陳之驥，擔任陸軍第八師師長，駐防南京附近，以黨人聲勢浩大，假意歸順。是晚變起，陳之驥令所部到處逮捕黨人，我與韓恢在督署內，黑夜間，向各處摸索，不得出，再走至西花廳，才得脫身。

十九日，袁世凱任命張勳為江北鎮守使，以主力南下，革命黨人與張勳所部在天堡城作戰失敗。當時，錢通已離開南京，張部以砲架設在北極閣上，向內橋方向追擊射擊。我與何振鐸、許越先等，這時還滯留在南京，砲彈擊中我們所住民房的院牆，不得已，才設法取得紅十字會的旗幟，偽裝救濟難民，才脫身走出南京城。

出南京後，我搭火車至鎮江，過兩天，轉往揚州。這時候，馬玉仁為淮揚鎮守使，駐在揚州，我有陸小同學司馬彬在馬部任參謀，我曾前往晤見，並在司馬處見到馬玉仁，我原意返回家鄉，即將與外界隔絕，所以打算在交通通訊較方便地方暫時謀一工作，終以時長江南北，都是北洋軍閥勢力，不易立足，不得已，只好仍暫回漣水鄉間。

當時南京討袁軍既已失敗，江蘇都督程德全

於七月底致電袁世凱取消獨立，北洋軍隊於九月一日正式收復南京，袁世凱不久即免去程德全職務，派張勳為江蘇都督。各省革命軍也先後失敗，袁乃通電各地逮捕黨人，我在家鄉不敢長留一處，因此，實際在家的時候並不多，還是東躲西閃，仍暗中與同學連繫，探聽時局消息，以為我自己決定行止的參考。（註）

註：馬玉仁，幫會出身，參加革命。民國元年出任陸軍第十二師二十三旅四十六團團長，兼任淮揚鎮守使，其後歷任蘇軍軍師長，抗戰末期壯烈殉國。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辛亥年任江蘇巡撫，駐在蘇州。因陳英士派員敦促，蘇州紳商環請，方始宣告獨立，被推舉為江蘇都督，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內務總長。張勳，字少軒，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曾為袁世凱麾下的偏裨將校。辛亥年領軍駐防南京。被革命軍逐走後，因二次革命失敗，由袁世凱令派張勳取代程德全的江蘇都督一職。

武昌預校 民國三年三月，接到陸軍部通知，原陸軍小學畢業生，一律分發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肄業。武昌預校的前身，原是陸軍第三中學。因在清末時，全國共設有四個陸軍中學——清河一中、成都二中、武昌三中、南京四中，除成都二中因光復未及成立，南京四中於光復後停辦外，清河一中改為第一預校，武昌二中改為第二預校，校址在武昌南湖，離城約四里，校長是留德學生解朝東先生。

我是在年八月入學。預校按外文分班編組，

英德文各兩班，共兩連；日法文各一班，合編為一連，每班約五十餘人。當時同學韓德勳為德文班，錢大鈞為日文班，我與趙啟駱為法文班。每日上課六小時，上午三小時，外文一小時，下午術科，或課堂講授軍事課程，術科只在操場上作制式教練，至排教練為止，並無野外操課。

預校一般課程，相當於高中或大學預科。數學有大代數、平面幾何、解析幾何、平面三角及弧三角。任課老師都是預校師資訓練班畢業，該班是由陸小優秀學生選送，受訓兩年，素質都極良好。記得教物理老師為一北方人趙春圃先生，教兵器教官為山西人李廣琳先生，都是陸小第一期學生，教辯學（即理則學）老師是劉世傑先生，他們教學都十分認真。

預校生活與陸小大致相仿，管理不如陸小嚴格，不過我們的排長姓尚，人稱小尚，却比較要求嚴格，他聽到同學們在熄燈後談話聲音，一定會厲聲制止。伙食也不如陸小好，飯廳離住處很遠，廳內設長條桌，四人合一桌菜，湯用木桶裝，菜飯都不好，營養也不够，同學們多對伙食有怨言，往往以手巾包裹豆瓣醬，帶至飯廳，以為佐食。記得崑山同學徐祖垂，就因為營養不良，以致罹患肺疾，不幸死亡。我與韓德勳、趙啟駱、朱華等幾位同學，每逢假日，經常同去武昌南門，買鷄、蛋、豬蹄等，以荷葉包好帶回，用面盆燒煮，在中午時圍坐寢室內床上進食，以補充營養。

民國五年，袁世凱終於稱帝，護國軍興，革命黨人田桐奉國父命令，派人在漢口租界設置秘

密機關，連絡湖北各地同志，謀響應雲南起義。當時東臺人曾魯，與他的妹夫安徽人葛崑山，都在鄂軍第二師工作，朱實秋與曾魯是小同鄉，因此，我們每於星期或假日，結伴同往曾處密議。二、三月間，各省紛紛獨立討袁，預校同學大都反對帝制，正待機密謀響應。

某夜，同學們共謀起事，不料事為鄂省都督兼第二師師長王占元（註）先期偵知，認為學生不能成事，遂派兵預伏操場堤埂上。當晚大約九時左右，聽到槍聲數響，大家以為起事訊號，同學們羣集操場，才發現已經為王部包圍，全在機槍火網控制之下，當時雖有人主張衝出校門，前往城裏，事實既不可能，於是也就作罷。

第三天，王占元才集合同學在學校內訓話，戒備十分森嚴，隱身在牆角邊對同學講話。他說：「這次大家受驚了，本都督特來看看你們。」又說：「人家都說革命黨會利用地形，我姓王的也會利用地形。」還說：「袁大總統給我電報，說一切要以國家為前提。前提就是馬的前蹄，馬沒有前蹄，怎麼能走呢？」同學們聽了，都忍俊不已！起事的計劃既失敗，預校提前放假。當時傳說圖謀起事的同志名單，已被官方查獲，同學們心情十分緊張，我與韓德勳、趙啓祿等幾位同學，遂決定藉機離校，返回蘇北家鄉。洪憲事變，八月，預校復學，我也再返校就讀，直至年底畢業，候令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註：王占元，字子春，山東冠縣人。馬弁出身，辛亥年武昌起義時，任北洋新軍第二鎮第三協協統（旅長）。

保定軍校 民國六年的舊曆新年過後，我們預校畢業同學，約共七八百人，搭乘一列平漢路專車，由武漢開往保定。記得在車過信陽後，曾看到一幕驚險鏡頭，一列裝米的貨車，在我們列車前面搶先開行，到新安驛過橋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橋身竟然折斷，貨車大部墜落橋下，列車尾廂蹣跚出半空，由於這是一列貨車，所以沒有什麼傷亡，如果我們的專車，在貨車前面開行，搶先通過此橋，則後果將不堪設想，當時看來，真令我們不寒而慄！於是乃步行至河邊，渡過河流，再換車前往保定。

保定軍校的前身，原是陸軍速成學堂（註）。速成學堂僅辦了一期，而速成學堂的前身，則是陸軍武備學堂。依照遜清的學制，凡是陸小畢業的學生，都直升陸軍中學，後來因為軍事幹部需要孔亟，乃先辦各省武備學堂與速成學堂。光復後，各省武備學堂既停辦，陸軍中學也改為陸軍預備學校，陸軍速成學堂乃改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凡各省陸小畢業生，除被淘汰以外，一律升入陸軍預備學校，至預校畢業生，則一律升入保定軍校，在保定入伍期間，可以選送日本士官學校就讀。

註：陸軍速成學堂，全銜是：「大清陸軍部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創辦於民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丁未。督辦是段祺瑞、總辦趙理泰、監督曲同豐。規定由全國各省新軍督練公所分別辦理招生甄試，修業期滿可以保送到日本留學軍事。保定軍校的校址，設在保定東關外，保定人

通稱為東關大學堂。我們初到保定，依規定應該先分發各部隊入伍半年，因為北洋軍隊不歡迎學生，所以陸軍部決定就在學校內受入伍訓練，將本期學生分為五個連，分駐在學校東側營房內，由學生自負警衛及環境清潔等責任，全部實施新兵教育，每日上午講授典範令，即步兵操典、射擊教範與野外勤務等，下午為術科，除每週三、六為野外教練外，其餘為制式教練。一般同學經此嚴格訓練，體格都有顯著的進步，偶然也有一兩個不能受苦的人，即被淘汰。入伍期間共六個月，期滿即正式接受軍官教育，這就是保定軍校的第六期。

北方的天氣，原極寒冷，初入伍時又恰值冬季，我們這些剛由南方來的學生，自然更感覺酷寒逼人，尤其是夜間的值勤守衛，更是難於適應，好在每連都發有幾件皮大衣，專供守衛同學之用，總算還能勉強抵禦嚴寒。出操時，操場上風沙很大，有時捲起風柱，俗稱龍捲風，更是飛砂走石，十分驚人，操完回隊，耳鼻內大都塞滿灰沙，衣服上也全是灰沙，乍看起來，簡直是一個灰人。保定的操場很大，軍校學生與當地部隊，往往同時出操。當時駐保定的部隊，是曹錕所部，曹是直隸督軍兼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為旅長。在他們出操時，可以看到北洋部隊的旅團長，神氣十足。

保定軍校的軍官教育課程，除外文外，初期以四大教程為主。所謂四大教程，就是戰術、兵器、築城與地形，其後將交通部份自地形劃出，獨立成爲一科，而爲五大教程。每日學科上午三

小時，下午一小時，其餘時間爲術科，每週三、六爲野外教練，由學生輪流擔任演習排、連長，純係一種嚴格的初級軍官教育。軍校的教官，都是正式軍官，如程長發、王興文、李廣琳先生等，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當時術科教練，以步兵科長王興文先生最爲同學所稱道，每次他擔任營教練的營長時，其動作、精神及口令，使同學聽來極爲欽佩，往往出操時間雖久，並不感到疲累。騎兵隊長姓安，砲兵隊長爲鄒文華，兩人都年輕英俊，同學們戲稱安爲大喬、鄒爲小喬。

學生分爲步、騎、砲、工、輜五科，我屬步兵科，步兵共有四個隊，韓德勳、余漢謀、黃琪翔、韓漢英、吳奇偉等，都同屬步兵科。學校有馬百餘匹，練馬術時，馬伏常與我們閒談，這匹馬曾經馱過那一位軍、師、旅長，意頗頗引以爲豪，同學們都引爲笑料。

在保定期間，由於保定京戲僅次於北平，故大多數同學課餘時都愛聽戲，星期日常自下午即去看戲，直至點名前才回校。記得當時武進同學費國禔、四川同學牛錫爵，都最愛看戲。

保定軍校的伙食，較陸軍預校爲好。早晨供應稀飯，每人有四個饅頭；中晚兩餐，四人對坐一桌，四小碗菜，大都可口能吃；湯用大白菜熬煮，以大木桶盛裝，可以儘量供應，很受一般同學歡迎。

我因爲不諳戲劇，每逢假日，多與二、三同學逛街，或至飯館小吃。北方館子房屋院落很深，由於天氣寒冷，門上都懸有棉製門帘，每進一道門，都有人掀起門帘，在門前肅客，高呼客到，

層層接應，令人倍感親切。上菜時，茶房必先敬小菜數碟，禮貌十分週到，客人亦樂於多給小費。當時東關大學堂的學生，也多爲保定飯館所歡迎的食客。

我在保定軍校讀了兩年，自民國六年春天入伍，八月接受軍官教育，到民國八年二月畢業。畢業典禮在校本部大操場上舉行，由校長楊祖德主持，致詞獎勵，並發給優等學生獎品，我以名列前茅，也獲得獎品毛毯一床，較之一般軍毯，要好得很多。就這樣，結束了我軍官學校的學生生活，這時，我的年齡已經是二十八歲。

參加革命

陸部分發 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依規定應由陸軍部分發至各部隊見習六個月，在分發前，先由各同學填報志願書，再由學校彙報陸軍部辦理。當時，同學費國禔是長江上游總部暫編第四旅旅長費國祥的弟弟，費國祥與總司令吳光新的關係很深，該旅又是新成立的部隊，所以託他弟弟費國禔在保定軍校應屆畢業的同學中，邀約二十人左右，到該旅服務，同時由長江上游總部開列名單，報請陸軍部分發。因此，同學中志願分發該部服務的，連我在內，約共十七八人。待陸軍部分發令下，我便與同學韓德勳、盧旭、葛金鎔、莊達、周渾元、胡祖玉、張慶瀛、費國禔等十多人，同乘火車，沿京漢路南下漢口，再轉乘輪船，至宜昌總部報到。

我們到達長江上游總部報到後，我分發在第十三混成旅第一團第一營爲見習官，團長姓閻，

營長姓秦，徐州人。韓德勳分發在第三營，與我同駐在宜昌與沙市間的江口。見習期間，支上士待遇，月餉銀元十五元，除繳伙食費五元外，尚餘十元，足敷用度。平時分派任務，我們軍校畢業學生，多擔任士兵講堂課程，我講授射擊教範。

見習完畢，升少尉，調派暫編第四旅，韓德勳在第八團，我在第七團第三營，營部駐宜昌東山寺。營長爲常全一，是吳光新的馬弁出身；團長姓田，綽號田大砲，其弟田鎮南，任河南籍立法委員，綽號田小砲。寺在山上，每日晨起，至山下操場，約走十五分鐘，在場上操練，約十時以後回營早餐，早餐後在講堂上課，下午二時後吃第二餐。周渾元同學與我同分發第三營，下課後常在一起閒談，周係江西人，剿匪時任第五師師長。其後，第九連連長調升營附，我便接任第九連連長，調駐龍泉鋪。

民國九年秋，直皖戰爭爆發，張作霖派兵入關，直奉聯軍與皖系邊防軍在北平附近作戰，段祺瑞徵討曹錕、吳佩孚。吳光新因是段祺瑞的姻親，又新由北政府發表鄂省督軍兼省長。七月中，兩湖巡閱使直系王占元，將吳光新誘至督署，遽予拘禁，及至皖系段祺瑞的部隊戰敗，費國祥也被迫離職，於是長江上游總部乃頓失領導。其後，聞費國祥會秘密返回宜昌，策動第四旅舊部及第十三旅，合謀推翻王占元，大約八月杪某夜，一老勤務來告，王占元部隊因王剋扣糧餉，有一營人在圍攻督署，要我們準備起事，但其後各處並無動靜，因此，起事之說自然更無消息了。

由鄂赴湘

我在長江上游總部工作，前後

不到兩年。本來，我對北洋軍隊既無好感，而費國祥走後，更感沒有意義，乃於民國九年十一月，辭去連長職務，經武昌轉往湖南長沙。我們保定同學在長江上游總部服務的，也大都先後分往湘、粵、川等省，自謀出路。

當時譚延闓任湘軍總司令，成立湖南清鄉司令部，蘇籍同鄉王德慶任清鄉司令，趙啟騷同學任參謀長。我初到長沙，因得趙啟騷介紹，在清鄉司令部任副官，不久，任衛隊營營附，清鄉司令部本來沒有基本部隊，到處招兵買馬，成立部隊，我和趙啟騷聽說瀏陽一帶民間散存武器很多，奉令前往，與地方人士接洽，收編部隊，經過幾個月奔走，並無成就，於是返回長沙，辭去營附職務，寄居南京陸小同學李明揚的梯司司令部內作客。

七月，湘鄂戰爭爆發。原來湖北自武昌兵變後，鄂省人士蔣作賓、孔庚等，先後赴湘開會，主張湖北自治，推蔣作賓為湖北臨時省總監，組織自治軍，以駐鄂軍夏斗寅為先鋒，謀攻武昌，驅逐王占元，湘軍由趙恆惕兼任援鄂軍總司令，同時對鄂出兵，並以盧邦燮為援鄂支隊支隊長。這時我在長沙無事，遂加入援鄂支隊，擔任一個校級隊長，隨軍向武漢進攻，先由長沙乘火車至岳州，再下車徒步到羊樓司，與王占元部一戰後，鄂軍戰敗，我們援鄂軍便續向汀泗橋推進。此時北政府以王占元戰敗，免其職務，派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率軍南下，一面收編王占元的舊部，一面向湘省進軍。吳佩孚以生力軍投入戰場，湘軍不敢迎戰，吳軍遂於八

月抄佔領岳州。當時川軍正發動進攻鄂省，而沈鴻英的桂軍又被國父的討桂軍戰敗，通電即入湘，於是湘鄂兩省都陷於兩面作戰的態勢，吳佩孚遂與趙恆惕在岳州兵船上議和，湘鄂戰事至此乃告結束，這是民國十年的九月一日。

岳州一帶，經過這場戰事，由於軍隊與人民死傷枕藉，飲水衛生，都成問題，而七、八月天氣，正十分燠熱，因此疫厲流行，我也不幸罹患痢疾，遂由岳州搭乘火車，再返長沙，在長沙醫療休養，將近兩個月工夫，身體才逐漸康復，也是離開了湘軍。

桂林之行

先是五月五日，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發表對內對外宣言，以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發展實業四事，昭告中外，與民更始。我當時看到國父的文告，心焉嚮往，加以這些年來，先後在長江上游總部、湖南清鄉司令部及湘軍援鄂支隊工作，所見所聞，都有背於革命初衷。因此我每與趙啟騷談及，我們亟應另作圖謀，如能南下廣州，參加國父領導的革命行列，自是最佳打算。趙啟騷自辭去清鄉司令部參謀長職務後，一直蟄居長沙，未再工作，及至我由岳州歸來，兩人南下之議，遂更趨積極。民國十年十一月，國父視師桂林，組織大本營，以朱培德為滇軍總司令、彭程萬為贛軍總司令、谷正倫為黔軍總司令、李烈鈞為參謀長，胡漢民為秘書長，粵軍許崇智、李福林等部隊，也都參加了這一行列，積極準備北伐。當時趙恆惕既與吳佩孚議和，乃派耿毅去桂林謁見國父，謀與革命政府取得連繫。耿是革命老同志，與張繼

、居正等都極要好。十二月，我遂與趙啟騷兩人，隨同耿毅由長沙啟程，先至衡陽，再換乘小輪，由衡陽經永州、全州至桂林，到時已是民國十一年一月了。

初謁蔣公

我們到達桂林後，恰好先總統蔣公由滬經粵抵達桂林，國父任蔣公為大本營參謀長兼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參謀長，我由保定同學曾則生和沈應時兩人的介紹，晉謁蔣公於第二軍軍部。我第一次謁見蔣公，只覺得蔣公比我年齡稍長，是一位青年軍官的氣概，與一般部隊軍官顯然不同，而蔣公一見我，就表示十分親切，儼如家人，使我當時對蔣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時，由於軍部沒有參謀缺，第二天，我就奉派為上尉副官。不久，軍部成立軍士教導隊，以軍部軍官擔任軍士訓練的工作，曾則生受任為軍士教導隊隊長，我於是便以軍部副官，擔任軍士教導隊的區隊長，當時共營葉劍英也同為區隊長。

原來，國父自粵入桂時，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就已有據粵自固的意圖，且與北方軍閥曹、吳已有勾結，因此，當北伐軍計劃由桂入湘，取道湘省北伐時，陳炯明即多方阻撓，國父乃下令各軍南返，改道北伐，我也隨粵軍第二軍由水路下梧州。陳炯明見大軍南返，而其親信部隊葉舉等部，又遠在興寧，乃不得不僞裝服從，國父召陳至梧州相見，而陳不至，並請辭廣東省長及粵軍總司令職，國父准其所請，但仍任為陸軍部部長，冀其悔悟，陳不受，而將其部隊調回廣州，自己却避往惠州。

贛軍總部 我隨粵軍第二軍軍部到達梧州後，即換乘大船，直下廣州，國父則由陸路先行。第二軍於五月初到達廣州省城，未入營房，即又換乘火車前往韶關。五月六日，國父親至韶關，九日，在韶關誓師，取道江西北伐，當時，蔣公以其主張不獲實現，已先期離粵返滬，我也奉派至贛軍總部，擔任連絡參謀任務。

這時候，陳炯明即將叛變的風聲，甚囂塵上，六月一日，國父由韶關返回廣州，希望鎮撫陳炯明所部，當時，北伐軍朱培德於十三日攻克贛州，十五日，贛軍先遣部隊已進抵吉安附近，江西督軍陳光遠聞風潛逃。也就在這北伐軍進展順利的時候，陳炯明所部洪兆麟率叛軍於十六日圍攻觀音山總統府，國父倉皇脫險，一面率海軍各艦進攻廣州，一面令前線各軍回師截亂。蔣公在上海聞變，亦急速趕到廣州永豐艦上，隨侍國父，直到八月十日，才隨國父經由香港，返回上海。

粵軍第二軍於奉命回師靖難後，七月中旬，與陳炯明的部隊在韶關附近開始激戰，七月底，猛攻韶關，不能下，而贛州却於八月三日失陷，於是北伐軍陷於進退兩難，滇軍朱培德部退往湘粵邊區，贛軍彭程萬部退往粵贛邊境，而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則退往閩贛邊區。接着，在陳炯明企圖聯合閩督李厚基、贛督蔡成勳，會師消滅許崇智部的威脅下，許崇智奉國父命，通電聲討李厚基，以黃大偉、李福林兩部，進兵攻閩，至十月十三日，攻克福州，李厚基逃上軍艦，被海軍監視，於是閩省遂為北伐軍所掌握。

東路總部 我在這段期間，先是在贛軍總

部，擔任連絡任務，及至贛軍退入粵贛邊境，粵軍退入閩贛邊境，我既無法與粵軍第二軍連絡，自然只有隨贛軍行動，當時保定同學王壽南任贛軍參謀處長，朱華也在贛軍服務。等到達粵贛邊境後，我與粵軍第二軍的連絡更感困難，但長留贛軍，又覺得不是辦法，因此與朱華同行，問道至廣州。這時候，聽說粵軍第四師關國雄部，駐在梧州，關部參謀長馮映裴，也是我們保定同學，乃準備前往相就，及至到達梧州，獲知粵軍第二軍已攻克福州，於是直接由梧州前往香港，再由香港經海道轉往福州歸建，這時已是民國十一年年底了。

粵軍第二軍攻克福州後，國父派汪精衛、廖仲愷及蔣公三人，由上海同往福州，協助許崇智，並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為總司令，仍兼第二軍軍長，而以蔣公為參謀長，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即在福建整補部隊，以期恢復戰力。十二月中旬，再克泉州。蔣公比我先到福州，我到福州，即謁見蔣公，經蔣公報請許崇智派我以中校副官代理總部副官長。

蔣公在福州協助許崇智整編東路討賊軍各部後，國父先後函囑蔣公率東路軍假道閩南，直取潮汕，以圖恢復廣州。十二年一月十六日，滇桂聯軍攻克廣州，陳炯明敗走惠州，各將領電請國父再返廣州，國父於二月二十二日抵粵，成立大元帥府，續行大元帥職權，任命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三月一日，國父組織大本營，任蔣公為大本營參謀長，並電催即速赴粵，蔣公於四月中前

往廣州就任，這時大元帥府設在廣州士敏土廠。粵軍總部於是由福州經由閩南向粵東前進，先至汕頭，再經揭陽至梅縣。五月七日，陳炯明所屬林虎部隊，向梅縣進擊，粵軍與戰不利，乃由梅縣繞道河源、翁源、柏塘，於六月中旬到達博羅，蔣公至博羅迎接許崇智，國父也派粵軍經理處長李子寬（基鴻），由廣州攜款前來接濟，粵軍許崇智部自是即在博羅附近暫駐。

這時粵局一片混亂，蔣公辭去大本營參謀長職務，返回上海，其後又奉國父命令，報聘蘇俄。蔣公離去後，粵境戰局的重心，在全力對付陳炯明。陳炯明自香港返回潮汕，即以惠州為其主要根據地。自八月至十月，國父會三度調集廣州各軍，進攻惠州，雖曾一度炸毀惠州城垣十餘丈，終以惠州天險之地，一直未能攻下，而陳炯明又不時進攻博羅、增城、河源等地，十一月，曾一度攻陷石龍，使廣州為之震動，幸賴國父急調湘贛軍回粵，才擊破陳炯明的主力，使其退守惠州。在這段期間，我一直擔任粵軍總部副官長，隨軍行動，直到十二年底，以各方情勢混亂，蔣公不在，我們在粵軍總部亦很難有什麼發展，於是辭去副官長職務，與王壽南同時請調為總部上校參議，以等待另謀出路的機緣。（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合訂本，請將善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帳戶，或寄郵票至臺北市龍江路一
 ○八號即可收到書刊。